



艺苑论剑

□乔慧

《寒战1994》在叙事野心与历史视角上确有突破，却因执行层面的多重失衡，暴露出智斗退化、叙事超载、历史表达浅表化等问题。

类型倒退，智斗让位于动作奇观。《寒战》两部前作的成功，在于依靠高密度文戏、精密逻辑与人心博弈，构建了一种不流血的紧张感，跳出了传统港产警匪片警匪对立、暴力宣泄的叙事窠臼，以智力对抗为驱动的叙事模式树立了高智商警匪片的标杆。然而，《寒战1994》为追求更广泛的市场效应，显著增加了街头枪战、追车、爆破等动作场面，叙事动力从智力对峙滑向了身体对峙，是商业性对艺术核心的妥协。这一妥协使影片出现两大缺憾：一是该类型的智斗逻辑崩塌了。关键冲突常被突兀的动作戏简单解决，如蔡元祺的野心布局、李文彬的信仰转变，都因缺乏足够的智性交锋与心理铺垫而失去深度。二是类型本质偏弃了。影片弱化了警匪博弈的智力推演，堆砌视觉刺激，这就模糊了高智商警匪片与普通动作爽片的界限，牺牲了前作的辨识度与叙事魅力，是类型的倒退。

创作野心与执行能力的失衡

叙事失控，线索超载与格局空洞。影片试图以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为背景，构建英方、警队、资本、黑道四方角力的宏大格局。为串联系列时间线、填补前作伏笔，影片塞入了过多支线内容与背景交代，多条线索并行推进，却没有形成有机的联动：一边是李文彬的理想主义坚守与信仰崩塌，一边是蔡元祺的权力布局，一边是英方势力的暗中操作，一边是黑道与资本的渗透，多条线索相互交织，却缺乏清晰的主次之分。这导致叙事线索杂乱、节奏失衡。多条故事线并行却缺乏有机联动与主次之分，使观众难以抓住主要矛盾，使电影脱离了正片该有的叙事张力，呈现为一部超长的预告片，给人以事事提及，但又事事未透的观感。

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替换的外壳。将故事置于1994年这一历史关口，本来应是本片最具潜力的选择。遗憾的是，影片仅停留在“选择”时间这一步，未能进行有力剖析。李文彬的身份焦虑与信仰危机，本可与时代背景深度融合，却被简化为个人对暴力的应激反应，削弱了历史厚度。因此，影片尽管力求在服装、场景等视觉细节上复现了时代风貌，但这仅是形式层面的还原。时代背景下特有的社会情绪，并未与人物命运、叙事动因深度交织。

《寒战1994》呈现出创作野心、商业诉求与执行能力之间的多重失衡。它因向商业动作场面妥协，叙事掌控力不足、思想挖掘浅尝辄止，未能兑现其史诗潜力。它的不足也恰是当下历史题材警匪片的镜鉴：描写历史不能是旧时符号的简单叠加，也不能是类型元素的粗暴拼接，必须让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站稳脚跟，让权力博弈扎根现实，让智斗与情怀彼此成就，方可真正赢得口碑。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寒战》宇宙

电影《寒战》《寒战2》凭借高能的权利博弈与环环相扣的剧情，成为香港警匪动作片的标杆。近日上映的《寒战1994》并未走向终章，而是回溯故事宇宙的最初缘起，聚焦蔡元祺、李文彬等人物的立场抉择与命运起点，同时回应前作众多伏笔，铺陈出跨越二十余年的阴谋与博弈。

C O L D W A R
寒 1994 战

逻辑完整的系列前作

□钱瑶瑶

作为《寒战》系列的前传，《寒战1994》跳出传统港片警匪对抗的套路，用一桩惊天绑架案牵出多方势力的权力博弈，将警匪类型与时代叙事深度融合。影片最突出的优点，是用严谨的叙事把小人物在权力棋局里的身不由己拍得真实可感，对人性的刻画淋漓尽致，对时代风云的勾勒巧妙清晰，既补全了《寒战》系列的故事逻辑，又让影片拥有了厚重的时代分量，是一部创作态度诚恳、艺术完成度很高的作品。

影片的故事起点很小——警员弄丢证物毒品，李文彬为保下属，带队找黑帮头目填坑，意外撞破富商家族的绑架案。富商绑架案只是导火索，撕开的是一场横跨政、商、警、黑的权力棋局，各方势力都在为自身利益布局、试探、制衡。不同于前作聚焦警队内部权力争夺，本片把格局扩展至城市层面的时代阵痛，警匪叙事外壳之下，让复杂的权力博弈落地，让观众跟着剧情一步步看清棋局全貌。

影片叙事的精妙之处，更在于对“人性灰度”的精准刻画。不同于普通警匪片的正邪对立，本片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每个角色都是棋局中的棋子，在利益、立场、情义与野心间艰难抉择。潘家为守住基业，试图切割英方势力，却被儿子的私心与英方的算计拖入深渊；蔡元祺借案件扫清上位障碍，在忠诚与野心间摇摆；李文彬一腔热血查案，却从始至终都是别人手中的棋子。即便是配角，也各有立场与无奈，没有一个角色是为了推动剧情而存在的工具人。

作为系列前传，《寒战1994》还完成了“寒战宇宙”的叙事闭环，让整个系列的逻辑更完整、人物动机更合理，尤其是让李文彬的所有行为都有了合理注解，解释了前作中诸多伏笔与悬念。年轻时的李文彬本是坚守初心的警队精英，重情义、守规矩，为保护下属敢闯虎穴，却被蔡元祺利用，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九死一生的经历，让他看透权力的冰冷，也懂了“守护”的代价。他后来对儿子的严苛、对队友的决绝、对警队职位的执着，都不是贪恋权位，而是用最硬的姿态守住最想保护的人，守住自己心中的底线。这种“前因后果”的逻辑闭环，让人物立得住、故事有温度，也让《寒战》系列从单一的警匪片成长为跨越二十余年的宏篇叙事。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辛菲菲

悬念是什么？希区柯克有一个著名的“炸弹理论”：几个人围坐桌前谈话，桌底有一颗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倘若观众不知情，爆炸只是转瞬即逝的惊吓；但若镜头先行交代了那颗倒计时的炸弹，每一次交谈、每一秒拖延都将成为无法呼吸的煎熬。这种悬念的本质不在于“将要发生什么”，而在于“已知将要发生什么，却无力阻止”。

以这把尺子来衡量，《寒战1994》在警匪片这一华语电影最成熟的类型框架内，完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悬念机制重构，它将警匪片的悬念从“未知”的一端，彻底推向了“已知”的一端，并借此重新标定了这一类型的叙事边界。

第一重位移是从信息差到策略博弈。此前传统警匪片的悬念建构形成了一套范式：谁才是隐藏的内鬼？下一场交易在何时何地接头？正邪双方谁先扣动扳机？只有创作者心知肚明角色们的秘密，而观众被置于一场精心设计的解谜游戏中，整个叙事依靠信息差来运转悬念。这套机制成就了《无间道》的天台对峙，也成就了《寒战》第一部中那场令观众反复推敲的权力迷局。

然而《寒战1994》做出了一次断舍离。影片以1994年一宗富豪绑架案为切口，在开场三十分钟内便将英方政治部、警队高层、富商集团、黑道势力四方角力的底牌悉数掀开，每个人的立场是什么，筹码有多少，背叛的代价几何，全部摊在观众眼前。叙事与信息几乎是“同时释放”的，观众在剧情中段就已掌握全部牌面，但依然无法预测结局。悬念的方向由此发生偏转，“谁在说谎”的追问转向对“每个人如何出牌”的悬念，直到各方展开实质对垒，制造出远胜于谜底揭晓的满足。

第二重位移是《寒战1994》与系列前作形成了一种“倒计时”的叙事结构。影片采用双时间线结构：1994年的暗战主线，与2017年刘杰辉、简奥伟重启机密档案的框架叙事，彼此交错。这是一种因果倒置的策略，《寒战》系列正传珠玉在前，大多数观众走进影院时，已然知道面前这个正义凛然、重情重义的李文彬，会先成为《寒战》第一部中权力场上游刃有余、亦正亦邪、大义灭亲的警务处高官，再成为《寒战》第二部中信仰崩塌、诬陷刘杰辉、夺权警署“一哥”的野心家。

于是，“后来会发生什么”早已不是悬念，真正的悬念被置换为“当初为什么会发生”。观众带着一个确定的终点，逆向观看一段通往深渊的旅程。当银幕上年轻的李文彬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述说着警队的使命与正义的信念，影院里弥漫的焦虑来自这份信念终将被一寸寸碾碎的已知，但只能坐在这颗倒计时的“炸弹”上，目击他的每一次妥协，默许他的每一次沉默。

影片由此在类型框架内获得了近乎希腊悲剧的结构力量：悲剧英雄的毁灭是一场观众与角色共同知晓的缓慢沉没。俄狄浦斯走向弑父娶母的终点，他走的每一步都在呼告“不要”，李文彬的转变也是如此。他在整个前传中从未做出一个戏剧性的黑化决定，他的每一次选择都微小到几乎不可察觉，从顾全大局要组员拾起警员证，到将对阮先生的承诺托付给蔡元祺，再到与蔡元祺达成交易，这累积下来的重力足以将一个理想主义者压入无法回头的黑暗。

导演梁乐民的创作意图并非炮制另一部独立成章的犯罪奇观，而是在为一座已落成的大厦补上最初的地基。《寒战1994》与整个系列锚定在一起，让悬念的重力跨越二十余年，从1994年那个年轻人澄澈的眼神，一路传导至正传中李文彬每一次意味深长的沉默。在这条从“未知”到“已知”，从“解谜”到“目击”的延长线上，“寒战”系列不仅完成了商业类型片的成功，更确立了成熟的类型叙事范式，用悬念，让观众在“已知”的深渊前，体验到最深沉的无力与战栗。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博士研究生）

已知的深渊